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五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陳燦

篁墩文集卷五

明 程敏政 撰

經筵講章

中庸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這是中庸第二十章子思推明擇善固執其工夫條目有此五件這五箇之字是指那當知當行的事上說子思說擇善之功莫先於學然學之不廣則不能

盡曉天下的事物須是把詩書六藝無一件不窮究古今事變無一件不理會然後能周知天下萬事萬物的道理這便是博學之人的所學既廣了中間豈無疑惑的事須要請問於人然問的不仔細那疑惑的事終不能辯須是與師友每再三反覆把那前後不一的事跡彼此不同的識見務要豁然貫通無一些疑惑這便是審問之既問知了那事務終是自外面入來必反而思之有得於心方好然或思之不專

至於泛濫或思之太過流於穿鑿便都是不謹慎處須要把學之於已的問之於人的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務求精熟使心與理為一更無雜亂這便是慎思之既思之有得若遇著事務到根前紛紛擾擾或是或非或真或偽斷得不明却也是無益須要有箇張主分別是非無使有一毫顛倒剖決真偽無使有一毫差錯如止水明鏡照人妍媸衆莫能逃這便是明辨之學問思辨這四件擇善的工夫既做得有分曉

若行時節或遲疑不肯盡力却也只作一場說話過了所以又要加固執的工夫方能實有諸已人若於好事上見的真慮的熟著實用力行將去不肯半上落下也不肯有始無終這便是篤行之先儒說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者果欲由擇善固執以造於聖人至誠之域非積累工夫如此縝密豈能至哉臣惟中庸這一章乃孔子答魯哀公問政之言前面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既以誠身為根本至此又子思推言

五者為誠身工夫故在人君尤為切要益從古聖哲之君亦未嘗無學問之功如孔子於周易乾卦贊君德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立言垂訓全與此合曾子傳大學曰致知格物即學問思辨之事曰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篤行之事故朱子謂致知乃明善之要誠意乃誠身之本聖賢之言前後如一仰惟皇上生知之資本於天賦向道之志協於聖謨然古語云言有盡而道無窮臣

愚尤願皇上知行並進始終一誠不事虛文務臻實效將見聖經賢傳上得千古之傳帝德王功比隆四代之盛天下之望不勝惓惓

尚書一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這是舜典篇史臣記當時天子巡守諸侯朝覲的事巡守是天子巡行諸侯所守的國土朝是諸侯來朝于天子帝舜時定制五年之間天子巡守一遍二月

到東方五月到南方八月到西方十有一月到北方巡守回来後第一年東方諸侯來朝第二年南方諸侯來朝第三年西方諸侯來朝第四年北方諸侯來朝這是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天子巡行那一方先祭告皇天上帝望祭一方山川然後接見諸侯考驗他天時正與不正禮樂制度合與不合若有不同的都改正歸一這是天子巡守的事已在上文說了諸侯來朝時天子使他敷陳為治的道理若敷陳得有

理又顯試他功跡如何若果然有功于民天子便賜他車馬衣服旌異他這是諸侯來朝的事故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臣謹按先儒解這一段書說天子諸侯雖有尊卑一往一來禮無不荅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故在帝舜之時遠方諸侯皆得親見以詢治道況在王朝公卿其朝夕謀議于一堂之上心孚意契從可知矣三代聖王體而行之此所以成雍熙泰和之治而非後世之所以能及也洪惟

我聖朝立法定制雖不泥古巡守朝覲之禮然在廷之臣或不時召對方面之臣每三歲來朝而來朝之日政跡卓異者賜衣賜宴以為榮貪懦不立者罷職除名以示戒推虞廷之意為一代之典益百餘年矣仰惟皇上以聖哲之資嗣祖宗之統廣納羣言而制治保邦之策悉得上聞考察庶官而憸邪不職之人不容倖免益由此而上幾于有虞君臣相與之盛不難矣伏願始終以舜為法登延耆俊不厭于頻綜覈

名實不爽于察則聖德日進于高明聖治益臻于美大此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也臣犬馬之心不勝惓惓顒望

二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這是尚書舜典篇史臣記帝舜命官典禮的事咨是

嗟嘆四岳是官名以一人而掌諸侯四方之事故謂之四岳典辭做主字三禮是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這三件大禮帝舜問四岳之官說如今羣臣中那一箇能為我主三禮之事僉曰伯夷僉是衆共之詞伯是爵夷是名四岳與在朝小大之臣都說道羣臣之中惟有伯夷這箇人可以主三禮之事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俞辭做然字秩宗是典三禮的官名在周為宗伯在後世為禮部太常之職謂之秩宗言其職

當敘次百神而以宗廟為主葢百神中其位次或尊或卑其祀典當因當革其禮樂度數可隆可殺都要處得停當方為稱職故帝舜然其言以為舉得伯夷最是乃嗟嘆呼其爵而不名說如今特命爾做秩宗之官又告戒他說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夜是早晚寅是敬畏直是無私曲清是潔清帝舜說與神明相交只在一心爾伯夷當一日之間無論早晚常存敬畏以直其内不使有一些私曲則此心自然潔清無

一些物欲來汚染這等方可以交于神明伯拜稽首讓于夔龍稽首是首至地讓是推以與人夔龍是二臣名伯夷聞帝舜之命恐當不得此任遂拜稽首說這箇職事惟夔與龍可做請讓與這二人帝曰俞往欽哉帝舜説你讓得也當只是夔龍這兩箇人雖賢也未能過爾故然其辭不聽其讓復戒勉之説汝伯夷往任是職當要常存敬畏之心不可一毫怠忽故曰往欽哉臣惟朝廷之禮莫重于祭而天地宗廟之

祭尤為至重若典禮者非其人何以感格神明致天子仁孝誠敬之意故帝舜不敢輕用一人必訪於羣臣伯夷不敢以寵利為樂必讓于賢者可謂知所重矣然帝舜所命之詞又不過寅直清三箇字若典禮之官因仍苟且而不能敬枉已徇私而不能直昏昧汚濁而不能清這等人神明必然厭惡之豈肯受他祭祀所以帝舜在天子之位五十年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子孫蕃衍世道隆昌雖其大德克誠之所

致然伯夷相成之力亦豈少哉臣愚伏望皇上以仁孝誠敬為事神之本以恭正潔清責典禮之官俾乾坤清泰獲大稔于生民祖考來歆集蕃禧于聖體庶幾克臻有虞之盛治而大禮不為虛文矣伏惟聖明留意

三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這是周書立政篇周公告成王說文王武王能用賢以事天治民的事亦越是繼前之辭前面既說商紂任用非人失了天命故至此把文王武王的事說起三宅指那居常伯常任凖人之位者是見做官的人三俊指那有常伯常任凖人之才者是作養待用的人克知是知之真灼見是見之明心是說人的心術周公說三有宅的人平日無一些圖利的心念念只在愛君憂國上若非知之真縱使在三宅之位也不

能盡其才文王武王便真真的知道他是可託之人置在左右以心腹相待無一些猜忌三有俊的人他平日也無一些倖進的心本意只要致君澤民況未曾歷練能見他底蘊最難文王武王便明明的見得他有可用之才作養在朝以備任用文王武王委任三宅作養三俊非徒聽他言語也非因他外貌都是著實曉得他心術是賢人君子所以説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上帝是上天長伯是管百姓的官

長人君所掌的事如惇五典使人不敢亂倫庸五禮使人不敢僭分命有德討有罪都是奉行天的事人君一身不能獨理必須委任賢才與之共理天下的百姓都是天民寒者要衣飢者要食鰥寡孤獨要得其養都仰賴人君人君一身不能獨治必須委任賢才與之共治若所任不得其人則天道不寧百姓失所文王武王用此三宅三俊的賢才一同敬事上帝由是天職修舉在朝無有誤事的官用此三宅三俊

的賢才立做民間長伯由是體統分明在下無有失所的人上帝既有人奉承下民又有所寄託所以說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周公以文王武王之事告成王蓋言人君位在天人兩間俯仰無愧全在委任賢才上今王嗣位可不法祖以圖治哉臣考之立政之書歷言禹湯文武皆以求賢為事天治民之本於此特以心之一字為言尤是切要蓋君臣上下貴乎同心若君臣離心則情意不浹政出多門以之事天則

天心為之不享以之治民則民心為之不服然任用之際又須分别君子小人蓋人君與君子同心則治與小人同心則亂如文王武王真知灼見賢人君子之心傾心委任言動無間由是賢人君子都以文王武王之心為心盡心輔佐不拘形跡以致上得天心下得民心享國至於八百年如夏桀商紂當時豈無賢人君子都不相知心或被疎遠或受刑戮那小人每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反與之終日相處同心共事

彼小人者惟務狎暱以逢其惡以致上失天心下失
民心而國隨以亡此人君與君子小人同心治亂之
明鑒仰惟皇上以睿哲之資嗣祖宗之位時臨經幄
聖學愈進於高明日視正朝聖治愈臻於隆盛天人
佑助宗社奠安然臣嘗伏覩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
有君臣同遊之章與文武之事實相符合惟願聖明
遠取法於成周近取法於皇祖親近君子屏斥小人
廣泰和之風於四海衍無疆之業於萬世微臣螻蟻

之誠不勝惓惓

四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這是周書立政篇周公說人君任用君子的意思末辭做終字惟解做思字成德之彥是說君子好人又解做治字周公告成王說天下至大百姓至廣人君必須任用君子好人方得治安然任用他必須念念在兹不可斯須忘了雖開口說一句話道一句言終

要思想著君子好人葢君子好人道全德備上可以正君下可以善俗用之要使他治我所受之民民何以謂之受葢民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是成王所自有之若人君一話一言之間任用的心少有慢怠君子必然見機而作小人必然乘間而入天下百姓豈得治安周公告成王之意大概如此臣嘗考立政一篇不過說人君任賢治民之道葢生民之休戚繫乎人臣之賢否人臣之賢否繫乎人主之昏明葢

人主明於知人曉得孰為君子任之勿貳孰為小人去之勿疑則百姓安而天下治若人主暗於知人以君子為小人反加疏遠以小人為君子反加親信則百姓不安而天下危上文歷言禹湯文武之興桀紂之亡全在任用君子小人上然君子難進而易退民心難得而易失上天之祐與不祐祖宗之享與不享也只在此況成王以幼冲之年嗣文武之位豈可不加之意乎周公丁寧告戒可謂至矣其後成王果能

任用君子始終如一纘成丕緒享國隆長後世稱為守成令主豈偶然哉仰惟我朝列聖親賢愛民之詔布之天下傳之後世載諸寶訓昭如日星伏願皇上萬幾之暇熟復聖言敬守家法親君子遠小人無為空談務求實效使人才收全盛之名四海享太平之福則周之成王有不足言者臣犬馬之誠不勝惓惓

五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

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這是周書君陳篇周成王使君陳監殷頑民於下都引周公的言語訓告他要勤謹奉行的意思至治馨香以下四句便是周公的言語馨香是物之精華氣臭黍稷是祭神的品物明德是人所受於天虛靈不昧的道理成王說凡治功之成到那極處馨香發聞感格神明自有箇不疾不速的妙處彼其祭祀之時昭薦黍稷能致得神明來享這豈是黍稷的馨香所

以然處都是明德的馨香人若無有這明德便無有
那治功縱是黍稷豐潔也不過具文而已神豈享他
故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式字
解做用字言合於道謂之猷逸豫是偷安的意思成
王又說周公這等有道的言語你當用他的去行終
日勤謹孜孜在念不可一毫偷安放過了故曰爾尚
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益殷之頑民
未可刑驅勢迫必須能繼前人之德庶幾可化他若

專靠周公的法度無有周公的德化如何了得所以先儒蔡氏解言一章說至精至微非深致篤恭之功孰能與於斯亦可謂善於說經者矣臣嘗聞之敬之一字是聖學成始成終之要此章無敢逸豫這一句即是篤敬的工夫蓋能篤敬則大本以立德豈有不明德明則物我無間治豈有不成治既成了則休聞四達自然感得神明神明尚且感得何況百姓每若不能篤敬則放肆妄為德如何可明德既不明則縱

慾無度治如何可成既無善治則穢德彰聞神明必
然厭惡他神明厭惡則民心可知以此看来昏明治
亂全在敬與不敬成王雖是訓告君陳要他遵周公
之訓無敢逸豫其實非成王能自遵周公之訓盡篤
敬之功如何說得到此其後君陳果能化訓殷民成
王允為嗣世賢主漢唐以來聖學不明至治罕見上
下恬然不知務本敬德或妄意於淫祀以徼福或專
事於非法以求治政化不洽而移咎於民和氣不臻

而歸罪於歲比諸成王訓告君陳之意何止霄壤仰惟皇上恭巳守成勵精圖治時有訓勑以勵中外之臣宜乎雨暘時若百神效靈然近歲以來水旱未調饑饉相屬是雖天心仁愛之所致臣愚尤願皇上欽恤民隱敬遠鬼神罷不急之務求有道之言上下之間交致其敬則盛德大業比隆成周漢唐以下不足言矣伏惟聖明留意

春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這是春秋記齊桓公合諸侯以申明天子禁令的事

九月戊辰在魯僖公九年即周襄王元年諸侯是齊與魯宋衛鄭許曹六國之君盟是誓於神明以結約信葵丘是宋地即今河南睢州春秋葵丘之會齊桓公主覇周襄王使冢宰周公來賜桓公胙桓公不敢使天子之相受諸侯的約束俟宰周公去了乃以九月戊辰會六國諸侯誓於神明以結約信這一日陳

設祭神的牲都不殺約信之書也盛在匱中但加於牲上其意只要以威信服諸侯以申明天子的禁令其初命說凡有不孝父母的人誅戮之樹立世子不得擅自更易寵妾不可使為妻再命說有賢德的人尊禮之有才能的人養育之于以表章有德三命說有年老的人敬重他使安于壽考孤幼的人慈愛他使遂其生養四方賔客行旅有至其國土的不可忽忘了務優待他使不失所四命說仕者之子孫恐未

必皆賢止許世祿不許世官有司衆職當廣求賢才以充其任不可使人兼攝恐至廢事取士必在得人不可濫舉大夫有罪當請命于天子不可擅殺五命說不可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隣國隣國凶荒告糴以賑飢民不可閉遏不與封建國邑當告于天子不可自專凡此五命之詞皆天子大禁初命三事乃三綱所繫脩身正家之要也再命以後諸事所以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制治保邦之法

也世至春秋諸侯犯之而不恤桓公獨能申明此禁以約束諸侯翼戴王室且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和好無得互相搆怨不待刑牲歃血而諸侯皆喻其志奉其說而不敢違孔子作春秋特書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所以深美之也臣謹按五霸之功莫盛于齊桓齊桓之盟莫盛于葵丘然桓公盟諸侯凡十有三次春秋皆不書日惟此特書戊辰葢雖美其盛而亦憂其衰也誠以霸者假仁義以濟其私所

欲未遂則勤力勞心不敢自怠所欲既遂則氣驕志滿不復有為論謂桓公葵丘以前如自朔至望之月日有所增葵丘以後如自望至晦之月日有所損由其心有勤怠之殊故其功有盛衰之漸較之王者之治克慎始終大不侔矣降及後世漢唐之君亦往往以勤始而治以怠終而亂皆不能監春秋盛衰之跡而自致于王道者也伏惟皇上味春秋之旨撫霸功之畢修身正家大綱既舉保邦制治萬目咸張如唐

虞大君無怠無荒如商周令主慎終于始足以成純一不已之德足以保萬世無疆之休臣民至願端在於斯伏乞聖明留意

綱目一

詔二千石勸農桑慎選舉順時令理冤獄

這是通鑑綱目紀漢孝章皇帝建初元年命官養民求賢恤刑的事二千石是郡守一歲的俸禄因以為稱章帝即位之初下詔于天下郡守說農桑是王政

之首宜及時勸督百姓男子勤力農畝婦女蠶桑以
為衣食不要使他飢寒賢才是致治之本凡選舉之
際務要明慎舉進善良君子黜退貪猾小人不可徇
私使賢否混雜至于感召和氣洗雪寃枉尤國家重
事當春月發生之時宜布德施惠不可斷刑獄有重
罪的必待秋後或有司羅織鍜鍊使人寃枉無所訴
告的必詳審曲直與他辨理不可覸望顛倒以傷和
氣宋儒朱子於通鑑綱目大書之所以美章帝之初

政可為法于後世者如此臣惟治天下之道誠莫切于養民求賢恤刑這三事稽之於古若虞周之世所以致雍熙泰和之盛亦不過此而章帝詔書實有虞周遺意蓋舜立十二師周置九牧畧如漢之郡守所謂二千石者舜與成王所以告命訓迪之詞曰食哉惟時曰阜成兆民即勸農桑的意思曰惇德允元曰舉能其官即慎選舉的意思曰象刑惟明曰以公滅私即順時令理寃獄的意思雖建初之治不敢上比

虞周然童帝之賢亦非後世可及今考其時嘗以上林池籞賦與貧民詔齊國省冰紈方空縠又嘗以春時親耕于定陶以秋時觀稼于河內這等愛民必無橫征暴歛奇技淫巧之作議貢舉則先忠孝之人求治效則戒矯飾之吏大臣若第五倫袁安之流以清介之行師表羣臣守令若廉范周紆之徒以循良之政撫安黎庶這等用賢必無賣官鬻爵私謁倖進之風念罪人痛苦則禁治獄之慘酷者惜賢才連坐則

除妖惡之禁錮者貴戚奢縱非法命三公糾之以正
朝綱禁獄逮繫無辜用人言釋之以弭災異這等慎
刑必無深文酷罰偏聽不公之失此章帝所以為東
漢賢君號稱長者而朱子特筆大書深予之也伏惟
皇上以睿哲之資繼祖宗之統蓋嘗惓惓于養民求
賢恤刑三事明詔屢下聖澤弘敷賑濟之使相望于
道途頗仕之臣駢肩于朝宁負屈者無分遠邇必勞
宣勘之官繫獄者每遇炎寒必蒙寛恤之例凡此皆

上勤宸慮下厚民生宜有治平之功以繼虞周之盛而陋章帝于不足言者宗社生民莫大之幸

二

魏主考績黜陟百官

這是通鑑綱目紀魏主考覈百官以示勸懲的事魏主是北魏孝文帝與南齊明帝同時那時不曾混一號為南北朝故綱目書法不稱帝而稱主初孝文帝太和十八年下詔定制每三年一考百官就行黜陟

不待九年其制各令本曹官長考他屬官的功績優劣分為上中下三等其上下又各分為三等六品以下令尚書覆審五品以上帝親與公卿辨論考上上的陞用考下下的罷黜考中等的照舊至是帝親臨朝堂黜陟百官面責各部尚書不能獻可替否進賢退不肖録尚書事拓跋羽無勤慎之名有阿黨之跡退了不許録尚書事其同僚佐貳官做尚書令僕射左右丞的不能以義相導隨其罪之輕重削了他俸

祿少保拓跋澄以氣志驕傲革了他職任尚書于果以不勤政事也削了他俸祿其餘不能盡職的或降或黜皆數其罪過當面發落他由是謹勤辦事的有所勸勉怠慢誤事的有所懲戒君德以修國政以舉宋儒朱子於通鑑綱目特書之以見孝文帝能綜核名實得為治之要如此臣惟考績黜陟國家之大典稽諸往古唐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黜陟行于九年非是太緩民淳事簡在位的君子多小

人少故也成周之時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其黜陟行于三年非是太急世降俗下賢否相雜恐小人苟容君子淹滯故也三代而下圖治之君誠當以此為凖然北魏孝文帝乃以英年臨御萬幾斟酌古制力行之且親操黜陟之柄不察察于人言專責輔相之臣不屑屑于厥位尤得為治之體後世稱為賢君垂在史册況堂堂有天下者當可不加之意乎我聖朝九載黜陟則用唐虞之典三年考覈則

用成周之制良法美意行之益百餘年矣仰惟皇上
臨御以來恪守成規日新聖學慮官久則不免于阿
黨政久則不免於獘生因三年朝覲之期下考覈加
嚴之詔中外之臣凜然向風以君子為榮以小人為
耻然庶官稱職本于大臣大臣得人本于君上伏惟
聖朝如文王克厥宅心如帝舜任賢勿貳則大臣有
廉貪立懦之風庶位有奉公守法之效聖謨益遠聖
治益隆匹休于唐虞三代之治而偏安小成如北魏

孝文者不足言矣斯世斯民不勝慶幸

經筵日講

孟子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毁

虞是料度譽是名譽毁是非毁孟子説人必是有些善處方纔得人稱譽然稱譽之言未必皆實且如有一等人所行的事只與衆人一般他心裏也不曾度有箇名譽却偶然有一兩件事被人稱賛起来互相

傳播都說他好這便是不虞之譽人必有些惡處方
纔被人非毀然非毀之言也未必皆實且如有一等
人小心畏懼要求全美惟恐有些差失却無故被人
非毀說他不好這便是求全之毀夫為善得了好名
為惡得了惡名本是常理今乃有出於常理之外的
這等去處須是要見得透以在已論來不可僥倖得
名便勸喜足了還要勉強為善求稱其名也不可因
人有些言語便生憂疑只要自家持守得定事久自

明以在人論來不可徒取虛名便輕易進用一箇人也不可信人讒謗便輕易黜退一箇人須要仔細詢訪着實有可用時用他着實有可退時退他這等便有些虛毀虛譽如何亂得這大公至正的常理這却是孟子言外的意思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是輕易責是怪責孟子說人若輕易開口發言不當必然遭人怪責既遭怪責以後自不肯輕易開口

今有一等人發言時不計是非不顧利害只管輕易開口亂說將去這等人只是一向不曾遭人怪責以此放肆了蓋常人之情前面既無懲創則後面不知警省所以如此若君子之言當謹而謹豈待有過失了才不輕易說話孟子這一章必有為而發然亦可以為言語之戒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患是病患孟子說凡與人做師傅的必是學問有餘

人來求教不得已而應之乃可如今人却有件病是他心性好高不待學問充足只管要做人的師傅這等人自家滿足定無有長進處豈不是大病葢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不可無師但人不可輕以師道自任故孟子警戒學者如此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

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樂正子是孟子弟子子敖是齊大夫王驩的表字之

是往先生指孟子昔者是前日館是客舍克是樂正

子的名昔孟子在齊國樂正子從著大夫子敖往齊

國見孟子孟子意下說子敖是箇小人不當跟著他

行已自怪樂正子及樂正子來見孟子遲了孟子姑

以此責他說爾也來見我乎樂正子不知怪他何故

問說先生如何發這言語孟子又問他說爾來到齊

國如今是幾日了樂正子說是前日孟子說既是前日來如何兩日不見我我發這言語豈不宜乎樂正子見孟子怪他又遮飾說我不敢慢先生因是客館未定所以不曾來見孟子又說爾可曾聞得人說直待客館定了方纔求見先生長者乎樂正子聞孟子之說隨即省悟自稱其名說道克委實有罪不敢辭矣這一章見孟子教人之嚴而樂正子勇於受責亦自難得比如後世人強辨飾非不肯認錯至於壞事

不悔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餟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餟也

徒餔做但字餔是食餟是飲孟子呼樂正子説爾這一遭跟著大夫王子敖來更無别事但只圖些飲食而已我不意你平日學古人之道不知擇所從之人是可與同行的是不可與同行的却專為飲食是何道理蓋學古人之道則能審於擇人嚴於處已遇可

從之人雖無勢利簞食瓢飲亦所不辭遇不可從之人雖有勢利千駟萬鍾亦不為動子敖本是齊王幸臣孟子平日絶之未嘗與他説話今樂正子乃失身于此人宜孟子正其罪而切責之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這兩箇實字觧做結實之實孟子説仁義二者是人性固有的然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人能孝順父母便是仁之實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人能

事兄長便是義之實這仁義之道其用最廣比如一根樹凡愛民利物都是仁之華采枝葉其本却自愛親一件上推來所以見得愛親便是仁之結實處凡忠君弟長都是義之華采枝葉其本却自敬兄一件上推來所以見得敬兄便是義之結實處人之良心發見惟此二者最為切近精實能於此體認躬行而充廣之則仁義之道不可勝用矣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這三箇實字是承上文兩箇實字說這三箇斯二者都指事親從兄說節是品節文是文章生如草木有生意一般惡解做何字孟子既說仁義之實在於事親從兄又說智之實不在於他只於事親從兄這兩件道理知得明白又能固守常常不離去了便是智之實處禮之實只在這兩件為之品節文章使其次

第等級秩然不亂威儀文采粲然可觀便是禮之實處樂之實只於這兩件中心悅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既無勉強這道理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既有生意自然暢茂條達發將出來如何止遏得住既止不住則盛而又盛形於動容見於四體至於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孟子這一章說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將歸已視天下悦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

已是就帝舜身上說草芥是極微之物孟子說帝舜的孝無人及得蓋當其在側微之時未登帝位天下之人都仰其盛德無比的喜悦將要歸服他舜看這天下之人喜悦歸服他只如地上的草芥極微之物一般這等看得不希罕為何蓋舜的心裏只以順親為重若不得於親而順之雖得天下也不為重其孝

如此所以說惟舜為然以見其不可及也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得乎親是曲為承順只要得父母心裏喜悅的意思順乎親是惟恐父母有過失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直要所行都合理不相違悖的意思孟子又說帝舜他心裏以為若服事不到不能得父母的心使他喜悅便不可以為人若不能調順父母使他所行都合理無過失便不可以為子蓋舜的心事如此謂之人

乃對彼而言猶是泛說謂之子則對父母而言其情親義切無以加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是舜的父名厎是致豫是悅定是各止其所的意思孟子又說帝舜的道理已盡到至極處故瞽瞍雖至頑這時節都致到和悅的去處這便是厎豫只因瞽瞍一厎豫了凡天下為人子的知天下無有不

可事的親都倣效舜之所為無有不孝為父的也都底豫無有不慈這便是化瞽瞍一底豫了凡天下為父的慈為子的孝子孝父慈各止其所無有不安其位的這便是定舜之孝至於如此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所以喚做大孝蓋處人倫之常者易處人倫之變者難舜處人倫之變而能盡其孝故孟子舉之以為萬世法

離婁章句下

這是孟子離婁篇後一半因簡帙重大分作章句下篇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都是地名岐周是岐山下周舊邑畢郢也是地名孟子說虞舜生在諸馮遷居在負夏没在鳴條都是東方夷服之地是舜乃東夷之人也周文王生在岐周没在畢郢大抵是西方夷服之地是

文王乃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歳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符節是玉做成篆刻文字從中分開彼此各藏一半有事則左右相合把做信記揆是度孟子又説舜與文王地土相去有千餘里之逺世代相先後有千餘年之久然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志行道於中國以及於天下則與符節相合一般無有差錯是聖人

之生先後遠近之不同揆度將來其所存所行的道理則一而已非孟子深知二聖之心豈能形容至此哉

子産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子産是鄭大夫公孫僑輿是車溱洧是二水名悪是私恩小利周之十一月即夏之九月周之十二月即

夏之十月三代時改易正朔是如此徒是徒步杠是方橋梁也是橋昔子產為鄭大夫聽斷一國的政事他因見溱洧二水無有橋梁人往來不便終日把他所乘的車載往來的人濟過這溱洧二水孟子説這子產這箇人所行只是私恩小利不知為政之道蓋為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自然使人得所不在這些小惠利上且先王之政每到歲十一月農功已畢又將寒凍時節於是將各處可通步行

人往來的方橋都做成了到十二月又將各處可通車輛往來的大橋也都做成了這等則民都便於往來自不患於徒涉何必區區以所乘的車來濟人縱濟得一時一兩處豈能周遍故孟子以此為言蓋修治橋梁道路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辟是辟除孟子因說子產乘輿濟人的事至此又推

說君子若能行先王之政公平溥徧使百姓每飽暖安樂都受恩惠則出行之時雖辟除了行路的人使他躲避也是上下之體所當然不為過分况國中之水當涉者多不止於溱洧兩處豈能一一都把自家所乘的車濟他故為政的人若行私恩小惠箇箇人都要喜悅他則人多日少以有數之日供無窮之人如何句得用這一章是說為政當以大德不當以小惠的意思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

視是看待的意思國人猶言路人芥是草芥孟子告齊宣王說人君看待臣下如手足則臣下看待人君如腹心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人君看待臣下如犬馬則臣下看待人君如路人蓋犬馬雖是輕賤猶有豢養之恩路人則亦無怨無德而已人君

看待臣下如土芥則臣下看待人君如寇讐蓋土芥
則踐踏之而已斬艾之而已而賤惡之太甚故所報
亦有甚焉孟子這一章因齊宣王待遇臣下恩禮衰
薄至於昔日所進用的人一旦不知所往其於羣臣
亦謂邈然無敬故孟子極言報施之道如此然忠臣
孝子常加厚於君父斷不以此自處也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君是諸侯國君服是服制齊宣王疑孟子說君臣報

施之道太甚故問他說在古禮凡人臣於舊時服事過的國君有齊衰三月之服是如何樣的方可為他行這服制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謂之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膏澤是惠澤導是引導疆是境田是田祿里是里居

孟子答齊宣王說人臣平日有諫諍於君君能容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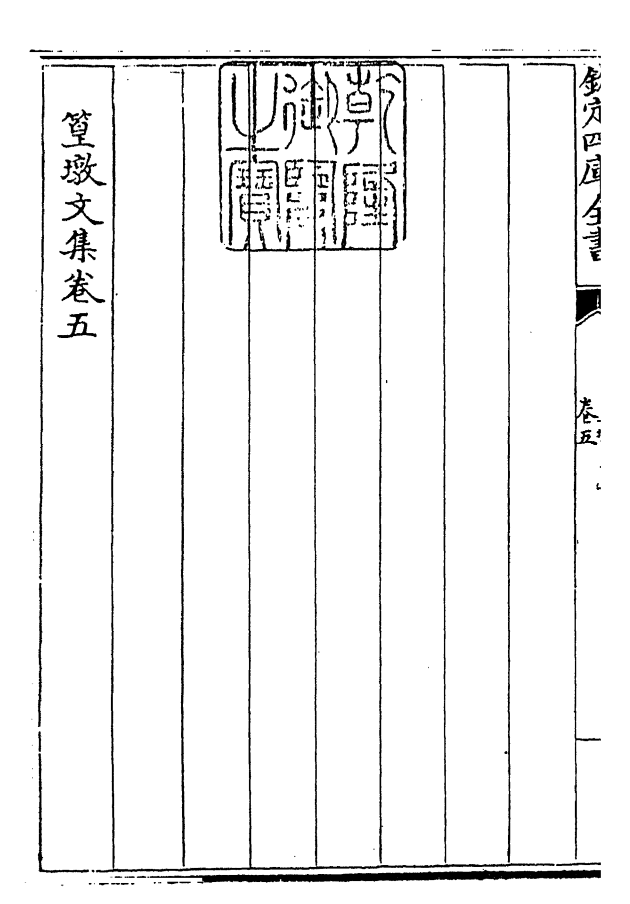
而行之有善言陳奏君能鑒納而聽之有志於為民君能使他展布使惠澤下及于百姓這等以道事君中間或偶有不合之故去往别國留之不得則人君遣人引導他出境防其剽掠使不失所又遣人先去他所往的國中稱道說這是箇賢臣可用既去之後又拳拳望他歸國到三年之久不歸然後収了他舊時所得的田祿里居若國君看待臣下如此一不忍他路上失所二不忍他到别國無有祿食三不忍便

收了他田里這謂之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人臣的雖在別國念其舊恩不敢忘故制服以報之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讐寇讐何服之有

極是窮困的意思孟子又對齊宣王說如今為臣的諫諍於君君怒而不行有善言陳奏君拒而不聽雖有意為民又不得展布使恵澤不及于百姓中間或

有不得已之故去往別國人君不肯悔悟反加捕捉又窮困之於其所往之國使不要用他其去國之日就便收其田祿里居全不念他平日效勞這等相待只似冦讐一般恩義既絶何有報服之理大抵戰國之時為諸侯國君的多不以禮遇其臣故孟子之言如此然孟子他日去齊三宿出晝曰庻幾改之予日望之其待君之意甚厚未嘗有悻悻之心則為人臣的又當以孟子之事為法



篁墩文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陳　燦

篁墩文集卷六

明 程敏政 撰

經筵講章

尚書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時則有若言當時有如此之人太甲太戊祖乙武丁都是商之賢君保衡是官名保取其安衡取其平即指伊尹周公呼召公說我聞得在昔商家先王成湯既受天命為天子時則有如伊尹以聖臣輔聖君治化之隆與天無間故曰格于皇天在成湯之孫太甲時則有如伊尹居保衡之官以聖臣輔賢君天下都賴之以安平故曰保衡在太甲之孫太戊時則有如伊尹之子伊陟與臣扈兩箇人以賢臣輔賢君其致

治之盛能得昊天上帝之心故曰格于上帝又有如巫咸者也能輔君為治功在王室故曰乂王家在太戊之孫祖乙時則有如巫賢巫賢乃巫咸之子在高宗武丁時則有如甘盤即高宗之師蓋商之諸君能創業於前守成於後多是這六箇大臣輔佐之力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率是循陟字解做升字指先王說所是次所周公又說商家伊尹至甘盤六箇大臣能率循這輔君致治

之道有陳力就列之功用能保治得商家朝廷尊安
四方無虞故商家大禮尊其先王之既往者以盛大
之德配于昊天上帝而享國歷年之久至於六百年
之多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
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
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佑是助稱是舉事如征伐會同之類周公承上文說

天意在商家純一不雜佑助其天命所以生賢衆多使有商國家充實而無乏才之患在內則百官著姓與王臣之微者莫不秉持其德無偏私之蔽明致其恤有憂國之心在外小臣與藩屏國家侯服甸服之臣況皆奔走趨事惟此之故惟稱舉其明德用以匡治其君俾無過舉故其君或有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令行禁止如龜之卜如著之筮天下之人知其出于至公無有不敬信的周公言此以見天眷人君莫

大於生賢人君圖治莫先於用賢的意思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是坦然無私格是通徹無間汝是指召公亂字也解做治字周公呼召公說上天福善禍淫其心至公豈肯私壽於人若有坦然無私通格于天的人天必壽他如伊尹至甘盤這六箇大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治商家享國長久到商紂嗣天子之位輔以奸

惡乃遷遺滅亡之天威為何蓋因不能用賢臣輔佐以格于天天豈肯私壽他今召公當勉為我周家永久之慮留佐成王則可以保有鞏固之天命其治效亦明著於我周新立之國而召公一身也有光顯了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天命于厥躬

割是災害申是重勸是勉寧王是指武王以其有安天下之功故曰寧周公又呼召公說在前時皇天上

帝因紂無道降災害與商家使他失了天下申重勸勉我武王之聖德集天命于武王之身使有天下為天子謂之勸者非天有言語告人只是冥冥之中佑助啓迪使武王之德日新又新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宫括

虢叔是文王之弟封于虢閎散泰南宫是人的姓天宜生顛括是人的名周公又說文王庶幾能修治調

和我周家所有的中夏地方使三分有二之國無有廢缺的政事無有乖戾的風俗也非是文王一人之力亦惟有如虢叔有如閎夭有如散宜生有如泰顛有如南宮括這五箇大臣輔佐他如此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蔑是無周公又反前意説若虢叔每這五箇大臣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勉盡職業開導啓迪其秉彝之常教則文王也無德澤降及于國人甚言君不

可無臣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冐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迪知這一箇迪字是踐履的意思迪見這一箇迪字是開導意思周公復正言文王有這五箇大臣亦是天意在文王純一不雜佑助他故生這等秉持明德之臣踐履工夫到至處著實曉得上天威命商紂有必亡之理以此同心協力務在昭顯文王開導啓迪

使文王之德如日之著見于上如天之覆冒于下而升聞于皇天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商之天命這一節見文王雖是聖人亦不可無賢臣之助

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四人是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此時虢叔已不在了劉字解做殺字單是盡周公又說武王時惟有閎夭每這四箇大臣庶幾能使武王蹈有天祿後來又

與武王大奉上天之威命去伐紂盡殺其殘暴抗敵之人有了天下這四箇大臣又同心輔佐昭顯武王使其德覆冒於天下天下之大盡都稱頌武王的聖德這一節見武王雖是聖君亦不可無賢臣之助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共濟

小子是周公自謙之稱浮水曰游周公又說如今在我小子旦承文王武王的基業懼不能濟事比如要浮過那大川水去不知津渡所在一箇人豈能得濟

我去與爾召公期於共濟方可覩此則周公留召公要共成王業其意可謂切矣

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朂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小子指成王周公是成王的叔父故稱成王做小子誕無我責這一句先儒說疑有缺文收罔不及這一句先儒說未詳其義耇造是老成人周公又說成王幼沖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正要賢臣相與輔佐他

若召公求去則耉老成人之德不下降于民我於那瑞世之鳴鳳也不得聞其聲了况敢說道進此而有能感格于天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是大茲指上文猷是謀後人是文武的後人即指成王周公嘆息說召公大宜監視我上文所告的言語我文王武王受天之命固有無窮的休美然其積

累締造之功也大是艱難豈可不竭力保守今告召公爾當謀所以自處寬裕之道展布四體使君德開明不要心中狹隘只管求去我不欲後王迷惑而失為君之道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卹

前人指武王民極是下民的準則偶字解做配字周公與召公曾同受武王顧命故周公告他說武王敷

布他腹心盡以命汝召公使居三公之位要爾做一箇下民的準則其告命之詞說道汝召公當精白一心勉輔嗣王如農夫偶耕的一般不可缺了一人又當以心相信如馭車的一般并力一心以乘載這天命又當追念我文王之舊德與我周家大受無窮之憂責如民生休戚天命去留都是可憂處武王所以命汝召公如此豈可以求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肆念我天威

保是太保召公所居之官大否是大亂周公又説召公如今告汝以我的誠意遂呼他官名説太保君奭所願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于商紂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周公説天威而必曰我天威蓋天命在人君的心上不在外面周家雖已受了天命若嗣君無賢臣輔導此心少有放肆則天喪又將移于周了豈不大可畏乎周公之言忠愛懇切如此

予不允惟若茲告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是二人天休滋至惟是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襄是成戡是勝周公告召公説我豈是不取信于人却如此告汝我只説周家王業之成在我與汝二人汝聞我之言有契合于心也説是在我與汝二人但上天休命源源而來任大責重惟是我二人恐不能勝汝當能自敬其德明揚我周邦才俊之人布列庶

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他日在汝要推讓後人于國家大盛之時我不阻爾如今却不可求去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棐是輔周公又嘆息說同心協力篤實以輔佐嗣君只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這等休美盛大周公平日未嘗自有其功此特為留召公而言蓋叙其所已然也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俾是從周公告召公說我雖能致得今日這等休美
盛大然未可自足我當與汝共成文王的功業不可
怠忽務要使嗣君之德如天一般大覆冒于海隅日
出之地凡四遠之民無一人不率從臣服于我周家
方可此蓋勉其所未至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是順閔是憂周公又說召公我豈不順于理却

如此反覆多言告汝我只為憂天命難于保終及斯民無所倚賴所以拳拳的留爾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民德是說民心之嚮順處若也是順的意思周公又嘆息說召公你是箇歷練老成的人惟爾知民心之嚮順也都能於其初不敢遺怨上頭人只是當思其終則民心之難保處最是可畏汝其祇順我所告你

的言語往敬以治其所當為之事不可怠忽此蓋召公已肯留了周公飭遣他就職之詞臣謹案君奭這一篇是周公留召公的書蓋人君嗣位之初全在老成人輔佐若輔佐得人則君德可成太平可致若輔佐不得人則君德難成治道無望當成王之時老成人無出召公之右者故周公因其告老再三留他其後召公感周公之言既相成王又相康王遂致刑措之美君臣同休可謂盛矣伏惟聖明

留意

蔡仲之命

蔡是國名仲是蔡叔之子命是誥命此篇所記是封蔡仲為諸侯誥命之詞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百工是百官管叔是周公之兄蔡叔霍叔是周公之弟武王崩時成王尚幼周公居天官冢宰之位統正

百官當是時管叔蔡叔霍叔三箇人監紂之子武庚于商之舊都以主少國疑流出那無根之言倡為叛亂說周公有不利于成王的心到後來事都明了於是致辟管叔於商致辟是將管叔明正其罪誅戮于商之舊都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是將蔡叔幽囚去那中國之外郭鄰地方拘繫他出入却還把那七乘之車隨從他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是將霍叔來削爵為民三年之後改過自新方才齒錄他復其

原爵管叔蔡叔霍叔三箇人雖是周公弟兄其所行
得罪于宗社故周公不得不處治他因其罪之大小
定爲刑之輕重皆天討所加不敢以私恩廢公義也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庸是常卿士是諸侯之官周公佐成王食邑于畿内
畿内諸侯當有兩箇卿士周公既囚蔡叔于郭隣見
蔡叔之子蔡仲能常敬德用以爲已之卿士蔡叔既
没周公請命成王使他之國于蔡襲封爲諸侯盖蔡

叔有罪則囚之不以弟而私蔡仲既賢則封之不以父而棄於此見周公大聖人之心真與天地一般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是蔡仲的名猷是道蔡在成周之東故謂之東土成王呼蔡仲之名說惟爾小子胡率循爾祖文王之明德改易爾父蔡叔之悖行能謹慎其所行之道故我命汝為諸侯于東方如今去就汝所封之國當敬

之哉敬哉是勉勵他不可放失其本心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前人指蔡叔愆是罪過成王告蔡仲說爾父蔡叔以不忠不孝得罪于王室爾蔡仲當要掩蓋爾父的罪過掩蓋他罪過惟在于忠君惟在于孝親這忠孝二事爾蔡仲當卓然勇往進步從自家身上做起須能勤力於敬德的工夫不敢有一時懈怠用以垂法于

爾後世子孫方好然所以垂法處又不在他求只在率循爾祖文王之常教不要似爾父蔡叔違背了君上之命這兩句即是申說上文率德改行的意思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成王告蔡仲說皇天上帝他於人無甚麼私親只是有德的人便輔佐他使其常享爵位故曰皇天無私惟德是輔下民的心他於人也無有甚麼定向只是

有恩惠及民的懷服他欲其常作民主故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善是好事如敬天法祖親賢愛民這等好事雖有萬端不同無一件不是當做的若有一於此皆足以致治使國泰民安故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惡是不好的事如貪財好色拒諫虐民這等不好的事也有萬端不同無一件是當做的若有一於此皆足以致亂使民怨國危故曰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蔡仲做諸侯有民人社稷之寄可不以治亂為儆

哉

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惟字解做思字困是困苦窮是困之極處成王又告

蔡仲說人情多是始勤終怠汝今之國凡行事當要

謹其初思其終若能思其終憂勤惕勵不敢怠忽其

終必不至于困苦若不能思其終苟且放肆不知儆

戒其終必至于困苦到極處

懋乃攸績睦乃四隣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懋是勉勵兄弟是同姓諸侯成王又告蔡仲說勉勵爾所建立的功績不要怠慢誤事親睦爾四隣之侯國不要輕易生釁用以藩屏王室防禦外侮用以和協爾同姓的諸侯與同休戚康濟在下的小民務要安其生業拯其危難這五件事乃諸侯職之所當盡者故成王晝一以告蔡仲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率是率循中是人心上道理無過不及處舊章是先王成法側言是一偏之言厥度是說自身上所守的法度成王又告蔡仲說汝當率循着心上的道理行不要有太過不及處不要妄作聰明逞一已之私智紊亂了先王的成法詳審爾目之所視耳之所聽不要惑于一偏之言納其讒諂改變了自身所守的法度若不妄作聰明又不聽一偏之言使喜怒好惡都出于大中至正之道則予一人以爾蔡仲為可嘉矣

嘉是褒美的意思

王曰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又嘆息呼蔡仲之名說小子胡汝往之國當用心整理國事不要荒廢棄墜了我所命爾的言語臣謹按蔡仲之命這一篇雖是成王告諸侯之辭然多與伊尹告太甲之言相類伊尹說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與此篇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說話一般伊尹說與治同道罔

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與此篇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語亦相似伊尹說慎終如始又說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與此篇慎厥初惟厥終及無作聰明亂舊章罔以側言改厥度尤為相同大抵國家治亂安危之機不過敬天法祖親賢愛民及慎終如始這一段道理伏惟聖明味成王之言以為新政之助天下幸甚

多方

成王即政奄國與淮夷再行反叛成王親征滅了他回到京都作此以告四國及天下因篇中有多方二字故取以名篇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奄是國名即今山東曲阜縣之奄至鄉宗周指鎬京王者定都的去處為天下所宗故謂之宗周成王即政之明年夏五月丁亥日王親征滅了奄國自奄國班師回來至于鎬京諸侯來朝王乃告諭他故先叙

其事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猷是發語辭四國是指管叔蔡叔霍叔及紂子殷侯四國而言尹解做正字周公傳成王之命說告諭爾管叔霍叔殷四國之民因以曉諭天下的人惟爾殷侯所管的正經百姓爾等反叛不常罪當誅戮我今大降恩赦宥爾之命爾等不可不知既云周公曰又云

王若曰以明周公是傳王命不是専擅自家命他周公之命誥終于此篇故發這一箇例以見在前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都是傳成王之命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洪是大圖是謀永是久遠寅是敬畏成王説爾奄國之人大起私意要圖謀上天之命自取滅亡不肯作久遠之計存敬畏之心以保守爾祖先的祭祀盖奄國之叛雖是以興復商家為名然紂之亡周之興天

命已定不可妄干故成王首以天命為言乃一篇之綱領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廸乃爾攸聞
夏是指桀而言誕是大慼是憂成王又說惟皇上帝降到災異以譴告于夏桀桀全不知戒懼反大肆逸豫以為樂口中不肯說一句憂民之言況敢望其有憂民之實勸是勉勵廸是開導桀既不能憂民乃大

肆意于淫亂昏迷凡視聽動息不能於一日之間少
加勉勵于上帝所以開導啟迪斯人者況敢望其能
久于惠迪而不違於是天理幾滅天命遂去凡此都
是爾殷民所親聞的成王言此以見桀之失天命以
不能憂民順天之故況紂罪浮於桀而失天命爾殷
民豈可再三不靖以違天意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
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

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麗解做依字謂民所依以生如田土衣食之類甲是始靈是善肹是寛裕的意思叨是貪叨懫是忿懫劓割是戕害的意思成王說夏桀矯誣上天圖謀猜度上帝之命自分未必亡國以此不能開下民衣食之原使民飽暖却於民所依賴以為生的都抑塞道絶任了如横征暴斂奪盡民利乃猶大降威虐于民嚴刑峻罰以殘民生以增亂于有夏之國成王又說桀

這等慢天虐民究其所因始于內嬖有施之女蠱惑
其心喪敗其家家既不齊將何以治國故不能善承
受天下的衆厎不能大進于敬大加寛裕之澤于民
成王又說桀既不寛裕于民却又於有夏之民數內
取那貪叨聚歛忿懫酷刑的人日加欽崇而尊用之
以戕害于有夏之國使民不勝其苦這一節是說夏
桀慢天虐民縱惡長姦失了天命的實事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顯是明顯休是休美成王說上天之意只是要為天下求一箇有德的人與民做主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天乃大降那明顯休美之命于成湯使他為民之主致刑伐以殄滅了有夏之國謂之求謂之降不是天真去求一箇人降一紙書只是天下無主勢必歸于有道之君有道之君也辟避不得恰似天有意去求有意降下的一般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畀是與純是大義民是賢人君子成王又說惟上天所以不與桀者甚大盖因他無道故喪其身亡其國雖以爾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不衆也不能使其長久多享其國以至於滅亡言桀雖有賢人君子而不能用也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保享是安享開是開導成王說惟夏桀之平日敬信

的許多人都不是賢人君子都是些貪饕聚斂忿懫酷刑的人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以安享其民乃相與虐害其民使民無所措手足至於凡百所為無一路可通故曰大不克開如做農工的便害他農工做商賈的便害他商賈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是簡擇成王又說乃惟成湯能使爾天下之人簡擇而歸之以代夏桀為生民之主蓋桀無道失了民

心故民背之湯有道能得民心故民歸之也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刑是儀刑以他為法則的意思成王又説君道在依於仁成湯能盡君道謹慎其所依者乃以仁道勸勉于上故其民都心悦誠服以成湯為法則用能以仁道勸勉于下孟子説君仁莫不仁即是此意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帝乙是商之後王成王又説自成湯傳到帝乙雖歷

世不同無不知道明其巳德不敢昏昧謹其成罰不敢輕忽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使民都能向善去惡蓋明德慎罰便是慎厥麗明德是仁之本慎罰是仁之政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要解做結字謂結斷囚之罪犯蓋巳之德不過明之而巳至於刑罰有當刑的有當宥的故成王又說商家先王凡結斷囚之罪犯於其中或誅殺那罪多的

不敢輕減了他使民曉然知道惡之當遠也能用以為勸勉或解放那無罪的不敢寃抑了他使民懽然知道善之可恃也能用以為勸勉葢刑所當刑宥所當宥皆所謂仁之政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爾辟指紂而言成王又說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得天下相安如此今一旦到爾君維乃不能以爾全盛之天下坐享天命以至於滅亡誠為可憫然

天命至公今紂之亡既與桀之亡一般則周之興也與湯之興一般爾殷反側不已之心亦可以自反矣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誥即如後世詔書一般庸解做用字釋解做去字周公嘆息傳成王之命說如今以詔書告諭爾四方之人知道非是上天用意要去了有夏之國也非是上天用意要去了有商之國只是夏桀商紂無道自取

滅亡不干天事這一節先言嗚呼後言王若曰是周公先嘆息而後宣布成王之命乃史臣變例以明周公不曾稱王之意所以謹君臣萬世之大防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爾辟指紂而言淫是淫泆屑是瑣屑成王說乃惟爾君商紂倚恃爾四方之富庶全盛不知戒懼大肆淫泆非爲圖謀猜度上天之命以爲未必亡國其瑣屑的言語至於矯誣上天之惑衆則商之亡真是自取

此以見非天庸釋有殷之意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有夏指桀而言集與積善積惡之積一般意思享是享國有邦指商而言間是代的意思成王乃惟夏桀凡所圖為其國之政事都是無道的所為故不能積而至于享國乃積而至于亡國所以上天降是喪亂使有商湯王代之而有天下則夏之亡真是自取此以見非天庸釋有夏之意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商後王也是指紂說逸是安逸蠲是潔烝是進成王

又說乃惟爾商後王紂不能居安思危以逸居逸却

淫湎無度凡所圖為其國之政事都是穢惡昏濁不

清潔的怠惰苟且不長進的所以上天降是喪亂于

有商此蓋隱然說周家當代商之意所以折殷民反

側之心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

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是通明之稱狂是庸愚之稱子孫是說商先王之子孫即指紂而言成王說惟通明之人其資質雖美苟自恃其通明而不加念慮則天命之性日就刪喪反做箇昏愚的人了若昏愚之人其資質雖陋苟自耻其昏愚而能加念慮則天命之性忽然復明便做箇通明的人了紂雖昏愚也有可以遷善改過之理故上天未忍遽絶之猶五年之久須待他覺寤他望

其遷善改過大為生民之主然紂終不能警悟凡所為的都是穢行無可念者所道的都是惡言無可聽者此所以必亡也盖人心易危難安道心難明易昧一念之差雖未至于狂若積漸放肆將去那做狂人的根基便從此起一念之善雖未至于聖若積漸擴充將去那做聖人的根基便從此起周公拳拳告戒之言真萬世人主之龜鑑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

之
開是開發顧是眷顧成王又說紂之纖行惡言既無
可念可聽者上天於是求民主于四方之人大警動
商紂以災異譴告之威示有所驅除以開發那可受
眷顧之命的人惟爾四方之人皆不足以堪眷顧之
命以為民主故下文歷叙文王武王受天眷命的事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
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是主式是用克堪用德是能勝用德之任即仁以為己任的意思教是訓誘成王說上天因紂無道求民主于天下天下之人無可以當之者惟我周文王武王以仁政得民心善承受天下衆庶能勝此用德之任可以主典神天之祀上天惟用陰誘其衷使我文王武王之德政用臻于休美簡擇于衆人之中而畀付以商家所受之眷命使代于天子以尹正爾四方之諸侯此可見天之眷顧於文王武王不偶然處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成王又說今我曷敢多言以告汝我只是要大降恩
赦宥爾管蔡霍殷四國的民命盖舉其宥過之恩所
以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
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忱是誠實裕是寬裕夾是夾輔之夾介是賓介之介
畋也是畊種的意思惠是順熙是廣也成王說爾四

國之民懷疑不安故反側不已爾等何不以誠實寬裕之道通之于爾多方乎爾等何不夾輔介助治我周王之大事而安享上天之定命乎如爾等叛亂不知天命若據法定罪當豬爾宅舍為洿池収爾等田產入官府才是我今都寬宥了爾還得住爾宅舍畊爾田產爾等何不洗心滌慮順附我王室以廣上天之新命乎這三節是責殷民以其所當為之事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

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宅是安的意思屑是輕屑播是播棄不典是不法成王又說爾四國之民其所行屢屢的不肯安靜自取滅亡爾等之心將未知所以自愛其身乎況商紂無道天之所廢爾等乃不能大安於天命乎我周有道天之所興爾等乃輕屑播棄其天命而不信乎天命已定不可妄干爾等乃自為不法之事圖為興復要見信于正人君子以為當然乎這四節是責殷民以

其所不當為之事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戰是戰兢恐怕的意思要是要結詳斷意思殛是誅戮康寧是安靜辜是罪也成王說爾四國之民我惟時用好言語教誨告諭爾等我惟時心裏戰兢恐怕虧爾又要結詳斷爾的罪犯開釋寬宥爾等爾等却

不肯體我之意只管反側不安至于第二遍又至于第三遍了若自今爾等有不能聽用我降宥爾命各安其生還狃於叛亂反覆不了我當大用刑罰誅戮爾等到那誅戮的時節非是我周家秉持君德不肯安靜乃是爾等自家做出那凶逆的事以速其罪耳

這一節是申説上文迪屢不靜之意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猷是發語詞監是監治殷民的官監治之官受命分管地方有君道存焉故他所管的也謂之臣祀是年商曰祀周曰年因告殷民故謂之祀成王嘆息說告諭爾四方多士及殷之多士今爾等遷徙在洛邑奔走効勞臣服於我所命的監治之官非是一朝一夕已是五年了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臬解做事字成王又說

爾殷多士及有受官職於洛邑共治遷民的若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與我所命的監治之官相處已久爾等宜相體悉無或反側偷惰不能趨事務要竭力盡職庶無負我告教之意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和是和順睦也是和的意思成王說心不安静則身不和順爾殷多士自已身上有做的不和順處如所

言或戾於理所行或乖於義爾當勉勵於和順身不和順則家不和睦爾殷多士一家之中有不和睦處如父子不能慈孝兄弟不能友愛爾當勉勵於和睦若身既和順家又和睦便是身修家齊大本正了由是爾所治的新邑之人都觀感興起懽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一邑之中能使百姓昭明如此便是國治之效爾等可謂能勤謹於所事而不負其所職矣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忌是畏穆穆是和敬貌閱是簡閱推擇謀是圖介是
助成王又說殷之頑民其叛亂之凶德最是可畏爾
多士如今要庶幾不畏他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之
容端處其位以臨之使他瞻仰觀法潛消其悍逆悖
戾之氣又要能簡閱推擇于爾邑中之賢人君子以
圖其助則殷之頑民且將革心向化有何可畏成王
誘掖有殷多士之善以化服有殷頑民之惡其轉移

感動之機可謂微矣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
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畀是畀與矜是矜憫介是佑助的意思迪是啓迪簡
是簡抜服厮做事字大僚是大臣成王説爾殷多士
能聽我上文所教的言語則自是居於洛邑庶幾可
以保有家業得永遠着力治耕爾之田土若本分生
理不復思亂上天亦將畀與爾使獲安其生矜憫爾

使不陷於罪我周家亦將大加佑助成爾之德大加賞賚彰爾之善啓迪簡拔在朝廷之上使爾列于庶位庶幾勉爾之事若果能盡心以輔我周家雖進而任事于公卿大臣之列也不難至矣這一節是以爵賞勸勵殷民之意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

享是奉承的意思逸是放逸頗是頗僻遠是遥遠多方二字先儒說當作多士探是取也成王告諭將終又嘆息說有殷多士爾若不能互相勸勉信我所命的言語爾等也只是無誠心不能奉其君上爾若不能奉君上則凡洛邑之民都倣效說道君上不必奉他看來爾等只是要放逸偷安只是箇頗僻不正敢如此大違了君上之命若究其所由只是爾殷多士自取上天之威罰搆害於身不干上面人事這與下

一節是以刑罰懲戒殷民之意

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逖解做遠字成王説爾殷多士若大違了君上之命不肯信服我當奉行上天之威罰使爾父母兄弟妻子播遷蕩析隔遠爾之鄉土那時節雖欲安爾居力爾田豈可再得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成王又説我豈是要如此多言我只是敬告爾以上

文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時惟爾初是與之更始的意思周公又傳王命告多方說爾前日叛亂之罪我都不提了如今與爾更始爾若不能敬謹以歸於和順還要乖違倡亂便是爾自取誅戮救爾不成了爾於那時切莫以我為怨這一節上文稱王曰到此稱又曰乃史臣形容周公惓惓斯民有餘不盡之意臣謹按多方以上至大誥八

篇大畧以殷人之心不服周而作蓋當紂之虐天下人如在湯火中一般所以見武王之德歸附如流不暇念殷之先王及天下粗定人自湯火中出來即緬想成湯以下七王之德如父母一般紛然四起不肯服周雖以武王周公兩箇聖人相繼撫之也一時不能止他蓋成湯聖人創業於前太甲毎六位賢王守成於後其深仁厚澤六七百年所以天下人終忘不了到西漢時君之德比之於殷如把石頭比美玉相

似然王莽公孫述之徒終不能使人忘漢故光武皇帝中興之勢如建那瓶中之水一般容易何況殷先王之德人如何忘得他若周家當時無有周公則亦危殆矣然則深仁厚澤固結民心如成湯太甲之君真後世人主所當師法伏惟聖明留意

篁墩文集卷六